

保衛察里欽



小托爾斯泰著

王楚良譯

蘇聯托爾斯泰

保衛察里欽

王楚良譯

珠林書店

上海崑崙安人路六十號

1 9 3 9

潘柯曼柯把外套向他栗色馬的項頸上一擲，把皮帽子向他的後腦袋一推，人坐在馬鞍子上，腳伸在踏蹬外面，太陽在墨綠的大草原上升了起來，照耀着他古銅色的，興奮的容貌。

在鐵路貨車兩面的人羣大叫着，扯談着，歡笑着，一邊，他們又掘着爛泥，把爛泥丟到了旁邊。在西邊的壕溝線一直伸展到頓尼次河左邊的茂草中間。在後面，相距三個伏士脫的地方，展開着同鎮差不多大的克曼斯加亞村落。軍隊列車正在越過了橋，慢慢地向那個方向駛着過去。

一船船的人民渡過了河，自告奮勇地去幫掘壕溝。村落發了瘋了。但克曼斯加亞是一個向來被人輕視的紅色中心。在冬季裏，村蘇維埃曾經拘捕了五十多個將軍和

哥薩克的官員，本地的和其他部份來的都有，並且已把他們送到了要鎮倫干斯克去了。那時時機是非常的嚴重，赤衛隊的司令潘柯曼柯除了槍斃他們之外再沒有別的方法。附近的農場和村落裏的哥薩克兵，尤其是賴特洛夫斯加亞的反動村落裏的那些發了誓，他們要爲克曼斯加亞被誅的官吏而復仇。他們撫養着他們的記憶，等待着他們的機會。德國人的進攻給了他們機會，克曼斯加亞夜上都有被襲的希望。

志願兵蜂擁地到了潘柯曼柯的軍隊裏。他們中間擁有機匠，農場勞動者以及住在村落四郊的鎮民，以及來自技術學校的學生。他們中間有些人是認得他的，他們向他伸出了手。他也從馬鞍上回着敬禮。

「亞力山大·雅谷夫賴維支，你的軍隊永遠會跟我們在一起的嗎？」

「祇要你們跟我們在一起。我們當然會組成一條戰線，每個人都要拿起槍來……」

「亞克海姆在這裏幫助着我們。他把賴特洛夫斯加亞放了火，哥薩克跑到大草……」

原裏去了。現在他們的瘋狂比從前加了兩倍，他們反對着我們。」

潘柯曼柯拉他的小鬍髭，在馬鞍上說：「有鋤頭的，留在這裏，而且歡迎他們留在這裏……其他的必須離開……沒有什麼掘壕溝的器具了……同志們，你們現在去吧，離開戰地吧……」

那些有鋤頭的開始掘了起來。其他的執拗地向河那裏退了回去。一個健而美的姑娘仍舊留在那裏，皺着眉頭。

「呃，你失掉了什麼東西？」潘柯曼柯問，他騎着馬挨近她的身邊——太近了，連馬的嘴唇也碰到了她。但是她不動聲色。「要是你失掉了什麼，我替你找好了……」

「如果你們不能讓我掘壕溝，請給我一支來福槍吧。」姑娘彷彿光火了，帶着年青的聲音說。同時地舉起了黑眉睫下的飄亮而愠怒的眼睛望着他……

「你要作戰，是不是？」潘柯曼柯問，滿臉帶着興愉，他振奮起來了。

「那就是我一定要到這裏來的理由。」

「究竟爲什麼？」

「因爲我沒有其他的辦法，」她望望她赤露的足，不快樂似地說。

「你是誰？」

「我是亞格勃披娜·沃托勃沃洛泰。我在下西拉殺死了一個哥薩克，亞克海姆帶我同他一同上了兵車……但是我沒有殺死了哥薩克而被先同來的傢伙捉住。我離開了克曼斯加亞。你能不能給我一支來福槍呢？我不是在說笑話呢。」她重新又舉起了她的眼睛，潘柯曼柯看見，那眼睛是淚汪汪的。

亞力山大·雅谷夫賴維支的額角打起皺紋，從他的快信箱內撕下一張紙頭，寫了幾個字。

「那末，你看見他們把軍火搬下火車的嗎？到那邊去請求洛克托許司令吧，並且把這個條子給他。而且慢……你要參加四郊作戰嗎？」

「別開玩笑！」亞格勃披娜拿了條子，疾速地越過了田野。她不聽，潘柯曼柯捧腹

大笑起來，皮鞭「呼——的」撻了一下，他的馬兒豎下耳朵，帶着敏捷的腳步跨出去了。

人們已下了火車，正在排成雙行，後看旁挨地在排着他們的隊伍。有些人拋着大聲的高叫，愉快的誓言，把炸彈從運貨車上搬了下來，再把它們裝上雙輪的軍火卡車。由一對力大無比的馬拖着的四尊大砲便是站在不遠的前面：呼喊從那個方向傳了過來。

這呼喊，沙啞而威風，是由一個穿着破硬領的短軍裝，個子矮小，留有黑鬍髭的人發出來的。他一面大叫，一面把他那赤紅而流着汗的臉孔投向後面。

「司令！」

洛克托許繼續呼喊着。

「同志們，裝軍火的車子不夠了。第二排的人每一個手裏都得拿一個炸彈。把它帶到砲台裏去。」

亞格勃披娜拉拉他的袖子，洛克托許轉過身來，露出了牙齒。

「司令，請讀——讀這個條子吧。」

「究竟……」

「請——讀這條子吧。」亞格勃披娜萬分倔強地重複說。於是他拿了條子，讀了起來。

「菲陀賽陽柯同志，洛克托許還是緊抽着他項頸上的青筋，尖聲地說，「給這個姑娘一支來福槍和軍火……」。於是又對亞格勃披娜說，「你叫什麼，姓什麼？不要怕，如果你不死回來，我在以後也要把它們寫下來的……現在參加到隊伍裏去吧。但，且慢……嗨，菲陀賽陽柯，給這個姑娘一套褲子……」

從輜重列車裏我們聽見了一陣憤慨的聲音。

「褲子沒有了……」

「那末你祇好在戰爭中得到它們了……現在你去吧。」

早晨快七點的時候，偵察兵底第一次報告開始達到了與裝甲火車相連的伏洛希洛夫底轎車裏。礦工伏洛特加赤露着背心，策馬前去；一面屏住呼吸，一面又喘息地說他們一共五個人怎麼樣在天亮的時候通過了哥薩克的崗位，他們又怎麼樣在村莊外面看見了德國的偵察兵。德國人那時正在從史丹洛倍斯基路（從西北方）迅速地向賴特洛夫斯加亞推進。礦工們因為不能約束自己，已經開了火，已經鼓動了整個的村莊。伏洛特加和他的同伴祇得躲在穀倉裏。他自己呢，在依凡·哥拉的指諭之下，捉了一匹哥薩克底馬，赤着背兒奔到了這裏。依凡·哥拉和他的同志還是躲在穀倉裏，等待着援救。

伏洛希洛夫派他們去騷擾敵人，去佔領賴特洛夫斯加亞去。洛克托許的共產軍和倫干斯克第一師團沿着仍舊照在春的新綠裏底頓尼次河左岸移動着。太陽一開始便灼着他們的背心，他們的項脊。

在遠處，通過了大草原上熱氣的波瀾，誰都可以看到金字塔式底白楊，果樹園，還有好像寧靜地睡熟在河邊上的，翰特洛夫斯加亞村底白色教堂。由瘦而帶斑紋的栗色馬拖着底四尊柯力克砲位的大砲，一忽兒搖到東，一忽兒搖到西地追擊着赤衛隊，開始在一個白堊山上爬了過來。

赤衛隊疾速地前進着，人們一面走，一面解去了他們的外衣。在河邊柶枝叢中底哥薩克哨兵放了槍。但亞格勃披娜還像做夢一般地前進着。笨重的軍火袋撞着她的大腿，來福槍的背帶刻進了她的肩胛。她注視着翱翔在大草原上的風箏。突然地聽見有一個聲音在她的後面：「你已經跑在你隊伍底前頭了，」於是亞格勃披娜停了一會兒，將大草原的新鮮空氣裝滿了她的肺部。

當柯力克砲位的大砲開始從白堊山上放射時，它們巨大底爆炸聲鼓起了人們底精神。雲一般的塵埃在遠處白楊樹底後面升了起來。翱翔着的風箏擊翻了，受到了驚慌似地，鑽入了青天。

亞格勃披娜以及在她兩邊奔跑的人們，滑進了剛由哥薩克所放棄的不深底戰壕裏。大約在他們面前三百碼的地方，有高巍底白楊，去年所貯的麥子，草蓋底穀倉以及白漆的茅舍。有許多茅舍正在燃燒，在中午寧靜底空氣裏，像蠟燭一樣，毫無烟漩的地，把一束束燃燒着的稻草送到在大火堆上盤旋的鴿兒中間。

亞格勃披娜拖緊了裙子下底腳兒，伸長了頸項，像一隻鳥般地向四週張望着。她不願像其他人一般地向空處放槍，化費軍火。她是知道怎樣放槍的，因為她的哥哥尼柯來在她還是一個小姑娘底時候已經教過她了。哥薩克底子彈在她眼前擊起了塵埃。但是哥薩克却一個也沒有露面。

火簇恰好在她後面噴出來，還有一架機關槍在軋軋亂放。柘枝從他們面前底嫩樹上開始落下。洛克托許跳過了，揮動着他的連珠手槍，嘴巴張得大到了最大的限度。誰也聽不清他在講些什麼，但誰都明白這是一前進，同志們！亞格勃披娜像被風

舉了起來一樣，他一骨碌跳起來，赤足向灼熱的地上跑了過去。在她前面有一列柳樹條編成底籬笆。她急喘地想道：「我怎麼樣才能過去呢，我非得把衣服完全撕去不行。」

她被一個戴着眼鏡，穿着袋樣的亞麻褲，而年紀大的人追着了。他瘳惡地爬過了籬笆。亞格勃披娜撕開了她那緊窄的裙子，仍舊用同樣的熱忱策馬向前，跳到了哥薩克田莊背後的餘屋裏去。在這個地方她終於看見了敵人。

一位佩着紅色肩章，穿着短黑制服，留着黑鬍髭底人沿着白漆底牆壁，在軀躑着跑過去。亞格勃披娜舉起了她的來福槍……「你敢放，你這個混蛋，」戴眼鏡的人大叫道，渾身顫抖着，在他的袋袋裏摸索着子彈夾子。他繞過了餘屋的轉角，依靠了牆壁瞄準着。在亞格勃披娜還未看見他那討厭的面孔在來福槍底準尺上面之前，哥薩克放了槍，戴眼鏡的人於是把武器擲到了空中。亞格勃披娜駭極大叫，也放了槍。她的來福槍柄陷入了她的頸骨，同時哥薩克的來福槍飛出了手。他尖叫一聲，向這個姑娘猛撲過來，於是這兩個各自赤露着臂膀，扭成一團。亞格勃披娜能夠感到他和他的骨

頭是怎樣地在損壞。他們一面掙扎，喘息，呼喊，一面在撲擊，紅軍游擊隊接近了。那時哥薩克正重壓着她的背脊。她感到針樣的鬍鬚刺在她的項頸上。他想用他的牙齒咬住她的咽喉。但都沒有成功，他們翻過身來，忽然這個人底手一鬆，手臂失了效用，等亞格勃跳起來時，哥薩克的喉管裏開始起了一陣急噪聲。

不知誰拉住了她的肩胛，緊緊地，又熟悉地。「狗，」她喃喃地說，摔開了在她身上底大手。然後她向後一看，在她的面前，她看見了依凡·哥拉。

「蓋伯，」她帶着憨笑的神氣，小聲氣兒地說，一面又顯示着他那有力的牙齒。他的略紅帶褐的眼睛充滿着奇異和歡欣。亞格勃差不多要在衆人的面前，用她的臂彎來圈住他的頸項了！但她却僅僅是難以分開她咬緊着的牙齒似地說：

「依凡，你好嗎……」

亞格勃和依凡在進攻教堂廣場底浪濤中跑向前去。戰爭漸漸結束了。哥薩

克已經被趕出了村莊，已經騎上了他們的馬兒，在大草原上，在山丘後面，飛也似地離去。間或放出來的冷彈亦漸漸疏落了，所能聽到的祇是笑聲，歡呼聲，并爆發出了尖銳底聲響。村莊罩着一重烟霧和一重熱騰騰的塵埃，在塵埃中正午的太陽閃耀得像一個紫銅的圓盤。

「想起在戰爭中碰到她呵！……蓋伯！……我不能不爲這事情煩惱，」依凡重複地說。

「這一切我以後再告訴你吧，依凡！……我渴死了……」

她的手和臂膀在這個時候才開始顫抖。她困難地把槍帶拖下她的肩頭，她的赤露着底足滑進了井旁的泥潭。

「蓋伯！蓋伯！」粗野的，歡愉的聲音傳了過來。

那是她的哥哥尼柯萊，向着她衝了過去。他已經長了鬍鬚，不再是一個孩子了。她擁抱了他，把他的頭緊緊壓在她的胸口上。於是年青的哥薩克，依凡，潘洛克，伐蒂洛夫，

帶着他冷峻的、聰明的眼烏珠逼視着她的面孔，「拍」的握了她一下！

「真是，我昏了，但是你爲什麼不穿制服呢？……伙伴們要譏笑你的！」

瑪台衛·沙洛克和兩個凡賽利·克里伏諾斯人跑了過來，泰拉斯·巴耕則像一頭熊樣的擠了過去。

「尼柯萊，那是你的妹妹嗎？」他張開了嘴巴注視着。「真是，她是一個好人。」人們都同意說。他們都和她握手，自己介紹他們自己，信任的地眼望着她。

她那時像被困惑征服了一般地站在那裏；垂下了她的頭，放下像烏克蘭人般繞在頭上的褪了色底頭巾。她的裙子已撕到了她的大腿那裏；她的緊身衣衫破碎地掛着。被哥薩克的指甲抓破了底傷痕和血漬，還可以在她的衣服上看見。

她默默地走出人們底包圍。依凡·哥拉尾隨着她。亞格荔披娜跨過倒在地下卡車，在那輛倒了的卡車裏，哥薩克底死屍合朴地躺着。

「你不把他身上的衣服拿下來嗎？」依凡問。

「這是總司令的命令。我要把它們拿到井裏去洗呢。」

「我來替你拿吧。」依凡說，把亞格勃披娜推到了一邊，一面又彎下身去，他開始把紅條子的哥薩克底褲子以及一雙漂亮的靴子拉了下來。

他們於是走到了荒漠的哥薩克的田莊裏，亞格勃披娜開始在井旁邊的水槽裏洗起褲子來。

依凡·哥拉坐在旁邊，把來福槍挾在他的綁腿間，注視着亞格勃披娜工作。她把縛在繩端的木吊桶拉起來，握住桶柄，帶着有力和溫雅的舉動退後，把水倒出。然後她再把吊桶沉下井去。她的口唇上始終帶着一個微笑，因為她歡喜依凡在旁邊看她工作。

「你收到我的信嗎？」他問，咳了一聲嗽。亞格勃披娜點點頭。「當我看見你的時候，我真難相信這原來是你。在這十八個月中間你已變得這樣了。」

亞格勃披娜轉身就走。她跳進了水槽，開始用赤着的腳在褲子上踐踏着。

「你應該用砂來洗……請聽，蓋伯，你爲什麼不參加我們的先遣隊呢？我替你把名字簽上吧……這對於你將來是方便的，同時這也會使我快樂。」

「好的，」亞格勃披娜回答，她掉轉背來，向着他。

「在尼士尼·基爾發生的是怎麼一回事呀？」

「你爲什麼要問它呢？」她阻止道，所以他悶聲不響了。「你祇當我自己要替那一個人保守秘密好了……發生的事情每一樁都很好……但是我想人家已把這一切告訴你了，你爲什麼再要問我。」

「你是對的，那正是愛森娜所需要的。你是對的，蓋伯……你已開始了一種勇敢的生活——像那樣地活下去吧……」

她洗好了褲子，把它們透澈地絞乾了。更把它們在太陽底下掛了起來。依凡像向日葵跟着太陽一般地跟着她轉過身來，但是他竭力不去看：穿過了她的破裙子就可看到的，她那隱約的股腿。

像你那樣跟哥薩克摔搏真是偉大。女孩子們在革命中是夠格的——她們現在不讓那一個男人跟她們開玩笑笑了。」

亞格勃披娜身子也不轉地說：「那末，她們應該做些什麼呢？」

「我以為，你做的是絕對的，絕對的。」

於是她第一次地笑了。她的眉睫毛像小孩那樣的分了開來，她的面孔變得圓而可愛，她的平白的牙齒露出着，她好像一朵盛開底玫瑰。

「笑什麼？」依凡問，向她露齒地笑着。

「我在笑着我想到的東西。」

「真的！」依凡不快樂地說。

但她笑得更響了，她好像要坍下般地彎下她的膝蓋。依凡用他來福槍的柄子操着地面，不耐煩似地皺着他的鼻子，向另一個方向看去；最後他自己也忍不住地開始笑了，張開了他的嘴巴。蓋伯坐了下來。

「呵，要命！我想你是一個正經的人。我怕你說：『我應該做些什麼呢，把你掛在我的馬鞍上嗎？』哦，真要命！」蓋伯說。

「好的。你決不要顧到那個好了。穿上你的褲子吧。你現在是一個兵士了。參加你的隊伍……如果給他們發覺了，這可不是開玩笑的事呢。」

「但是褲子還沒有乾呢？」

依凡鼓起了面頰。他自己要在空場裏的井旁多看守她一會兒，看她拿起了她的褲子，看她把它們抖動，把它們撫摸，看她一面搖動着她的頭，一面把它們甩上肩胛。她輕輕地彎下身來，從地上拿起盛軍火底袋子，然後驚慌地向四周望望。她的來福槍呢？於是她立刻聳起了她的冒睫毛。依凡把她的槍挾在他的膝間，他不願一些口角也沒有地就把槍還她。

「把來福槍還我！」

「好的，拿去吧！」

她開始用力地拉着槍。她的溫暖底股腿碰到了他的肩膀——因接觸而灼熱了。依凡帶着緊張的神情望着她。她的臉孔立刻上了雲。

「別開玩笑，依凡，」她說。

他們的小吵還沒有停止，在大門後面却起了一陣喧嘩的爆炸聲，烟柱和塵埃升到了空中。聽得見叫聲和槍聲。依凡跳起來，命令亞格勃披娜穿上濕褲。正當她一隻腳站着，另一隻腳害怕的地伸進褲腳管去的時候，又有幾個炸彈炸開來了。德國人和哥薩克已開始了他們的反攻。他們的馬隊已經從大草原上退了回來，一下子已包圍了韋特洛夫斯加亞村莊。

三

在他背上能夠感到的新鮮底晚風，在他身下能夠感到的溫熱底土地，稚草的氣息，以及旋轉了身子，把手放進軍火袋時，依凡能看到的星斗累累的淡紫色的青空，戰爭底喧囂以及炮火底烈焰，炮彈飛過時底慘厲而逼人底嘶叫，甚至是不斷被馬隊截斷着的，在撤退中的人們底瘋狂，都在他的知覺上起了一回衝突，而變成了一種奇突底刺激與反響；但他堅信着自己一邊的力量，堅信着勝利以及將要來臨的歡愉。

然而這都因為在他身旁的附近底酒井里，有着亞格菴披娜所致。她躺在那個地方，憤恨地發着怨言，同幾十個仍保持着小隊的形式，而殘缺不全了的戰士放着槍。

這已是半夜了。倫干斯克和共產黨底師團正一邊撤退一邊回復着哥薩克部隊底攻擊。進攻賴特洛夫斯加亞的結果也不好。沿頓尼次河左岸撤退的已被切斷，村莊



也被包圍，德國的大炮轟擊着市區，轟擊着紅軍所集中底據點。唯一的出路便是穿過焚燒着的橋樑，迎着對面來的炮火，沿着河的左岸撤退，誰也沒有預先料到失敗。年青的紅色戰士喪失了他們的理智，陷入了混亂的漩渦，自顧自地，從敵人的包圍間設法逃避。

分遣隊的司令官洛克托許騎着馬，到平原上去號召逃命底人羣了。柯力克炮位迅速地移到了山下，掉轉炮口，把它最後的炮彈向山上崩雪般前進着的騎兵送去。

誰也不能說出這種驚慌的現象是怎樣起來的。人們知道單身的亡命者會像綿羊般地被哥薩克殺掉。但他們也不是一般懦怯底人們。這祇是爲了有些人已變成了歇斯的里的地，叫了出來，丟棄了來福槍，外套，帽子，開始了逃奔所致。這種人的歇斯的里更傳給了別人。他們又不能反證這種現象的不對而鎮靜起來。「你們是優秀的人民，伏洛希洛夫在清晨對他們說，他騎着他的栗色馬在兵車前面經過，「你們昨夜逃的正好。我得說你們的目光真不錯。謝謝你們，同志們。」

等到天更黑了，哥薩克的追擊鬆馳了，他們的馬匹也得救了；德國人的大炮也變成靜寂了。在他們後衛軍的排槍四面掩護之下，潰散的部隊才向鐵路線的東南撤退，把遠遠的火車頭底回聲作爲他們自己底嚮導。

漸漸地，在掩護撤退的陣地後面，一個騎在喘哮着的馬上的騎士，在塵埃底光線里出現了。

「前進吓，伙伴們，再前進二百碼。」

人們在靜寂里站起身來，有氣沒力地向前移動了，然後又在七高八低的地上倒了下去。依凡對亞格赫披娜說。

「不要在那個漆黑的地方迷路呵，站在我旁邊來。」

在戰場上是沒有時間考慮的。但是多麼深摯的歡愉降臨了，他即使是依凡也不得不驚奇。他在從前雖然聽人說過，但他從來也不會相信有任何那一個思想嚴正的人，因爲一種戲嬉，因爲他曾經同一個女孩子在井邊的緣故，而能夠感到這一種非凡

的勉勵和高興。恐怕依凡所需要的就是這一點點兒底鹽吧。在他腳下的土地輕了起來，在他頭上的星斗，好像是他自己的工農星宿，像幻燈般地在大革命的波濤上閃爍着；於是他的思潮上又起了一陣沉靜。真的人是一種奇怪的動物。

德國軍到後來認清了伏洛希洛夫已經完成了一種計劃：以三千輛鐵路卡車向察里欽作突圍的決戰。這種作戰的計劃，是和德國軍所向來對付的，赤色縱隊的游擊戰底原理不相同的。

德國軍決意在莫賴洛沃和勃克哈雅之間阻止伏洛希洛夫底車輛，同時強迫第五軍放棄他們寶貴的鐵路而潰敗。現在他們已經開始圍住了勃克哈雅，並且已經從莫賴洛沃那邊進攻，而企圖粉碎設防在克曼斯加亞站底第五軍底後路。

伏洛希洛夫留在這個地方，支持着他的軍隊的是那些戰鬥紀律最好的軍隊。他派柯力亞·羅狄涅夫和亞頓到勃克哈雅去，他們便立刻跨上馬背，追趕在慢慢地移

動着的車輛。

克曼斯加亞的外邊，戰壕的前面是濃霧密佈底草原，在五月一日的早上他們便在那里開了一個會。伏洛希洛夫在馬鞍上說道：

「在今天，全世界的工人階級底示威在紅色的大旗下舉行了。今天是團結的一天，是自省的一天。這是無產階級的紅色的日子，也就是資產階級的黑色底日子，雖然他們隨時預備把他們無情的彈丸送進工人們的胸膛。」

他的栗色馬，特別爲着要表示神氣而洗刷得乾乾淨淨，牠的骸骨也縛得緊緊地——但因爲帆布沒有而縛有細軌底綑帶，牠垂下着耳朵，細嚼着小片底食料，向站在總司令四週底人羣噴着口沫——那一些是強壯，高大，晒得黑黑底人羣，他們也爲着表示敬意而秩序井然，端正地扣着他們的硬領，束着他們因汗而黏住了的襯衫。他們都抬起了頭站着，渴望地注視着他們總司令的愉快底面孔。

「同志們，現在我們是第一次決定從空談走到實幹了。在我們偉大的領袖底指

導之下，在世界上一切資產階級的海陸軍不能威脅之下，我們已決定建立起一個世界來了。要實施這個決心，我們的第一個任務是從俄羅斯共和國的領土上，把一切帝國主義者和反革命者趕出去。同志們，這個任務全靠你們，這任務必須由你們來擔負。德國軍正在鐵路線上前進，他們掠取着我們的軍事接濟品，顛覆着我們未來的戰略。我們不能讓他們如此。我們一定要向帝國主義者表示，在今天，紅色的旗已不能從無產階級的手中搶去了。在今天，全世界都在唱着國際歌。我們在前線的，要用勝利的戰爭來響應這個歌聲。全世界的無產階級都會聽見它鼓勵的回響。雖然我們各自相隔千里，但是我們是一致的。他們能夠看見我們所做的嗎？當然，他們是能夠的。他們能聽見我們所唱好的嗎？他們是能夠聽見的。同志們！無產階級萬歲……

他的聲音和人們的呼喊沉下去了。從朝着莫賴洛沃的山丘後面，德國人的大炮已經開始了。

勃克哈雅是一個有白茅舍，稻草棚，柳條編成的籬笆，高大的白楊，以及展開在滿

長着苦艾的小坡兩邊底大村落。火車站就在山脚下。在村落和車站的東邊，躺着一塊低窪的濕地。這便是介於頓尼次河上的察里欽支線間的下一站——培里亞·加力脫伐村落。

到洛士托夫底幹路是從勃克哈雅直向南的，德國軍正是沿這一條路在進軍。他們轟擊着離勃克哈雅一站底茲維勃沃村。亞頓乘着裝甲車向茲維勃沃前進着，以便儘可能地帶走儘多的車輛，儘可能地幫助難民逃難。

德國的飛機翱翔在勃克哈雅村上扔着炸彈。在焚燒中的屋子把一縷縷烟瀟散到了山丘上，風車上。

整個五月一日的這一天，車輛首尾相啣的到達了。兩邊的停車處已放不下這許多車輛。車頭在嘶叫，駛車的在發着怨言，在另一方面難民們帶着驚懼的面孔，穿過了開着的門而望着天空。車子時而移動，時而又靜止下來，這顯然是沒有理由的。

這種混亂的發生，其原因是爲着向東到察里欽的鐵路被切斷了。哥薩克在培里

亞·加力脫伐村破壞了頓尼次河上的橋樑。勃克哈雅已成了一個死的地方，在那里一輛輛的火車存貯着幾千百武裝的，以及非武裝的人們。

在克曼斯加亞村落外面的平原上，這是一個灼熱的五月一日。在灰塵和烟澹的後面太陽是暗淡的。斷鐵碎片擊起了泥土而掃蕩着伏洛希洛夫底壕溝綫。在灰塵和烟澹底中間出現了一個個彎着腰底人物，頭上頂着蕃薯底蒂頭，前面伸出闊邊的刺刀。

分隊司令官和委員從滿染着鮮血底壕溝里站了起來：泥土填滿了頭髮的，打昏了的人們在他們後面爬着，張開着他們黑色的嘴巴而發着憤恨的呼聲，揉着他們黏有泥土，閃着怒火底眼睛，搖搖擺擺地，直向敵人奔去。像鏟子的陷入乾草堆里一樣，當紅面軍曹因毫無德國自信底暗示而拉回他的連珠手槍時，他們便把三面鋒銳的刺刀，投向他被硬領切得幾乎半死的，狹肩胛的身體里投進了他那塞滿着烏克蘭豬油

底肚皮里，投進了具有着一個農夫的鷹爪鼻的，戴眼鏡的德國兵底心胸，他——上帝饒恕了他吧——是被日暮途窮的布爾喬亞階級派到頓草原來尋找他們自己的墓碑的。

德國軍一次又一次地來進攻，但抵不住槍刺的反攻，他們轉身逃了，於是許許多多的不幸者躺在苦艾的下面，或者倒在彈窟中呻吟起來。

在那時候，他們也必須在左翼建立起防衛線來抵抗在克曼斯加亞搗亂的翰特洛夫斯加亞的哥薩克。但戰線已經延長到了驚人的地步，現在已經到達了頓尼次河的右岸。生力軍還厭缺乏。所有的希望都寄託在列車是不是能夠通過勃克哈雅。

傍晚，在電話里聽見了柯力亞·羅狄涅夫的高叫底嗓子。

「哥薩克已經把培里亞·加力脫伐的橋樑截斷了——我們是陷入困難的境地了——同時，又因為培里亞·加力脫伐與勃克哈雅間擠得水洩不通底緣故，貨色車已經脫了節了……我們不能換乘別的火車……我們正在盡一切的力量使培里

亞·加力脫伐線恢復秩序……同時……」

「夠了夠了，」接電訊的潘柯曼柯喃喃地怨道。

「還有，德國人隨時可以劫取茲維洛沃，他們的前哨已經到了山地，但在風車底旁邊，我們打退了他們……」

潘柯曼柯從自己藉以掩蔽不斷的炮聲底皮外衣中伸出頭來，他帶着疲憊的表情把他的帽子向後一推，走出了參謀部的轎車，追趕伏洛希洛夫去了。

從那戰爭已經重新開始了的田野里，塵埃和來福槍的烟漩吹了進來，受傷的人跑了進來，有些人握住了斷了的手臂，手臂的創痛使他們的面起了痙攣。有一些靠着同伴的肩頭；其他的抬着昇床。突然有一顆炸彈陷進了地里，把這一輛可憐蟲的火車擊了一個大洞。四散都是破碎的車輻。在地上，一個女人蹣縮着她的膝，手緊握着一把泥草，躺在滿積塵埃底邊沿。縛在她頭髮上的那頭紅十字的頭巾上，一個黑點在蔓延開來。潘柯曼柯看見了總司令的栗色馬。看馬的傳令兵垂着頭兒站着。這少年有高聳

的髑骨柔潤的，年青的面孔，但這時候已慘白得差不多成了藍色，他的眼睛半開着。

「總司令在什麼地方？」潘柯曼柯問。

這少年勉強地張開了他的嘴唇，回答道。

「在戰場上。」

離開了他之後，潘柯曼柯才覺得這少年受了致命的傷。再向前，穿過了塵埃的雲霧，能夠聽見尖叫的聲音和炮彈的炸聲。潘柯曼柯彎下身來，手握了連珠槍，衝進了嘈雜聲中。但是炸聲，炮聲以及炸裂聲退遠了。德國人又讓了步。

正在向前奔跑的時候，他跌進了戰壕里，膝上受了一下而暈過去了。從灰埃中，黑暗中跳起來的時候；他看見有一個光頭，站立不穩的人向他跑着過來。他正想把寶劍插進劍鞘，但不幸劍頭刺進了皮里。他的頭髮在他汗珠直流的前額上掛了下來。

「喂，」潘柯曼柯叫道。「克里姆？聽吓，真是混賬，你在做些什麼事啦，照你這樣是不能深入戰場去的。」

伏洛希洛夫立停了，注視着亞力山大·雅谷夫賴維支，他那圓圓的，烏黑的眼睛仍舊保留着緊張的表情。

「還能夠做什麼別的呢？」他說。「那是這樣的一個大混亂……但我們却有把握通過。」

他露出他的牙齒，重新又套上他的劍。潘柯曼柯看看刀口。刀口上染着血。

「一切都很好。但是依我看來，你沒有權利去做那件事情……聽。事情是非常的嚴重……羅狄涅夫剛剛打了電話來呢。」

伏洛希洛夫也帶着驚奇的神色，看看染有血漬的刀口。他聳聳他的肩頭，狂烈地把寶劍投進劍鞘。他們向馬車那里走了過去。

潘柯曼柯把從勃克哈雅地方羅狄涅夫打來的電訊告訴了他。伏洛希洛夫祇是銳利地看看他的朋友。

「我知道了，所以我們必須戰鬥。我們沒有其他的選擇了。我們一直要戰鬥到把

鐵路佔領了爲止。無論如何我們不讓德國人得到車輛。」

五月一日和二日過去了。伏洛希洛夫繼續在克曼斯加亞把敵人打退。所有的車輛早已移到勃克哈雅。羅克莫維支已經動員了幾百個難民，由機關槍保護着，把哥薩克兵毀壞了的，從察里欽支線到倍里亞·加力脫伐的列車修好。第五軍的部隊已經在勃克哈雅南邊或西南四週山上底壕溝中和地窖中佔有了他們的陣地。

依凡·哥拉和亞格勃披娜已經和礦工們聯絡了。他們大多數都是滿有希望似的。他們都會聽見了總司令的決議，——決不放棄一輛火車。但是所有的車輛，輪車，貨車，以及吸煙車都在山腳下面。誰也沒有能力來說明這個混亂的究竟。人們怨恨着。——總司令好發他的命令啦，他祇會與緞所至地跨上了栗色馬，騎着馬兒出去。但是我們却要把我們的血肉放在混蛋的財產和敵人中間。」

當依凡·哥拉在風車傍的田野里碰到了愛米蘭·左克的時候，他就覺察到士氣已經十分低落了。愛米蘭是一個神色灰闇的礦工，他曾經在戰場上剝到了一套德

國死屍的衣服。他好像不高興看到依凡·哥拉、伏洛特加以及菲特加活着回到分遣隊來，所以他不說一句祝賀的話，旋轉身子，不願對他正視。

其他的礦工們也是神色灰闇，衣衫襤褸，赤着足，滿身污泥地在掘了一半的戰壕里，聳起臀部，像石像似的坐着。好像誰也不希望在這里逗留似的一般，看不見野火，也看不見什麼東西在燒燬。人們都在想着，舉起他們的頭，望着燕翼般的德國飛機，在蔚藍的青空里閃耀。

在這種心理狀態之下，這些人的非常不適於戰鬥是顯而易見的。所以必須立刻想些辦法來補救才行。等到掘戰壕時進行挖掘，進行把鬆泥土揀實的時候，依凡·哥拉對正在把挖壕器擲向了二碼之外去的亞格勃披娜說：「假使有一個人完全參加了革命，那一個人就該立刻準備把個人的利益放在腦後……蓋伯，你覺得對嗎？」

「當然對的囉，」亞格勃披娜回答說。他的身子挺直了旋轉過去，落在草原邊沿的太陽點亮着她溫暖的面孔。她從那褪色的緊身衣的袖子里伸出她的手來，用她赤

露的手臂把她前額上的珠汗拭去。這一切對於依凡是極度的愉快，亞格勃披娜則在陽光中閉着眼睛，也好像特別的美麗。

「我已決定做一樁冒險的事情了。這不是我不敢把它來處理的一個問題，而是我做得對不對的問題。我已經把它想過，我已經下了結論，這事情是必須做的。結果怎麼樣呢？我不能說。我要徵求上級同志的意見，祇是這要在四面什麼人都不在的時候。誰也不能袖手旁觀了，我必須要這樣提議。」

亞格勃披娜不大明白，她站在那里究竟是爲的什麼，凝視着她那停在鋤柄上的齷齪的兩手，那樣子正像一隻雞看見了一粒穀一般。她祇知道他所說的是對的，是說的誠實的，回答時她祇點了點頭，帶着嚴肅的表情向太陽望着。依凡從戰壕里爬了出來，開始向作爲瞭望台，作爲兵團司令部用的風車走去。

參謀部里有兩個人坐在一塊埋在門前草原里的磨石上面，兩個中的一個是穿着短的學生裝，面色慘白的傢伙，他的細小的牙齒以及紅得發亮的滿腮鬍鬚是使人

注意的；另一位樣子好像是和尚，骯髒的頭髮垂到了肩頭。他戴着鼻鏡。他的外衣由一根腰帶束緊在他赤露的皮膚上。這兩個人用皺了角的紙牌玩着一種「二十一」的遊戲。

依凡·哥拉問着總司令的下落。紅頭髮的人看也不看的回答說，總司令正在忙着做事。

「他睡着吧，是不是？」依凡問，他把股肱移到了磨石旁邊，坐了下來。

「你要說他睡着，那末就算他睡着好了，這與你有什麼相干呢？」和尚樣子的人回答，一邊他撒着他的紙牌。

「可是現在不是他睡的時候。去把他叫醒來吧。」

「有什麼鬼事。」

「我們一定要他起來。」

這兩個人相互地望了一望。於是頭髮紅的人問道：

「同志，你是我們分遣隊里來的嗎？」

「是的。」

「司令發過在任何情形下都不要攪醒他的命令，你知道嗎？」

「我們還是要他起來。」

他們又相互地望了望。不用說，這個傢伙要用他的固執戰勝他們。但正在這當兒，風車的大門「呀」的開了，彼得洛夫自個兒走了出來。他矮胖，圓臉，惶忪，憤怒，而又滿身染了麵粉。

「好，有什麼事？」

「司令同志，人們的鬥志是太不使人滿意了。我們已不能信任他們來執行戰鬥的命令了。」

「那末誰發了戰鬥的命令的呢？」彼得洛夫司令大聲說，他的牛樣的項頸變成紫的。「第五軍的參謀部發的嗎？這個軍隊的情形我一點也不知道。我沒有參加它

的幹部。我的弟兄們祇是在鐵路線附近同第五軍取着聯絡罷了。我的弟兄們不會接受獨裁的命令的，他們要擡起六十輛裝甲的列車人們的意志，便是我們戰鬥的命令。」

司令的陰謀是清楚得如同白晝一樣。他那憤怒的，赤紅的臉孔出賣了他，每一句話出賣了他。他也許是那些教授中的一個，在六個月前曾經在國民會議里努力於社會主義革命的民衆輿論，到現在則在哥薩克中央會議底秘密指示下工作了。他是一個粗人，一個交易場里的蠢子。站在他面前的依凡很快就明白，什麼是最好的對策。

他應該跑到 G · H · Q · 電台，把司令的陰謀告訴羅狄涅夫嗎？但是在那種混亂的時候，不用說羅狄涅夫也會派他依凡去對付叛黨的。他去報告祇是消耗時間而已。同時在任何情形下說起來他是沒有辦法離開的。依凡側眼望望參謀部的人，紅頭髮的和長頭髮的人都放掉了他們的紙牌，每個人都把他的右手放進了袋里，目不轉移地望着依凡。不用說祇要漏出一個不小心的字兒，他們便會把他結果。在風車附近，

在我百碼週圍的田野里又沒有一個人影。

但茲維里伏已經被德國人佔領了，司令同志，「依凡·哥拉」一點也不知說些什麼似地說，「亞頓同志的裝甲車正等在勃克哈雅的外邊呢。」

「沒有的事，」彼得洛夫帶着他沒有確信的嗓子，恨恨地說。

「我們說的是完全正確的，司令同志，爬到風車的頂上你自己就可以看到裝甲的火車了。德國人隨時都有來襲底可能。我們必須阻止他們。」

彼得洛夫凶狠地望着他。參謀部的人員互相地丟着眼色。紅頭髮的人開始爬到了風車上，我們可以聽到梯子在他腳下「咕咕」爆炸底聲音。現在在依凡面前的有二個人。所以依凡變得更爽直了，高聲發着命令似地說：

「同志，無論如何你必須召集一個會議。伙伴們亂得毫無組織。他們可以像殺羊一樣地來屠殺我們，那是誰都明白的。你以為槍彈會打死你嗎？我以為你的估計是不對的。」

司令的厚頭頸重新又變得充血了。他深深地呼吸着，但是一句話也不說，他正在竭力地想着，怎麼樣他可以把依凡的行爲分入反叛的一類。

「弟兄們祇有立刻退却，要不然就得拼命堅持。司令同志，我們必須要開一個會議才行。」

「好的，」彼得洛夫沉重地從磨石上站了起來。「好的，走向前吧。」

「你以爲我是一個天生的蠢子，我願意讓子彈穿過我的背心，那末就算我是好了，」依凡·哥拉想着，向前移動了幾步。在風車頂上的窗里發現了一個紅色的頭。依凡的心兒大跳了。

「菲奧陀·菲陀洛維支，」紅頭髮的人從窗口里大叫着：「大約在五公里的地方有些動情，並且還有水蒸氣——這也許是一輛裝甲火車吧。」

「咳——」嗨！」司令喫驚地說。

「咳——」嗨！」依凡更加喫驚地對自己說。

但是真像來個證實一樣，大炮的巨聲越過了遠遠的大草原而起了回響。司令官於是才下了他的決心。他向長頭髮的點頭示意，低聲地命令他把文件和錢綑好了放在袋里，將馬備好。他連依凡和依凡的皺紋都不看，迅速地就越過了田野，向戰壕走了過去。依凡緊緊地跟隨着他。

司令官有着一隻響亮的嗓子，舉起了他的手臂，他對着田野的那一邊大聲地叫了起來。

沃伐洛甫斯基第三聯隊底弟兄們，我宣佈開一個緊急會議。

礦工們開始從戰壕里爬過來了，包圍了沉鬱而苦悶的彼得洛夫司令，依凡哥拉緊緊地站在彼得洛夫的身傍，眼望着地面。

「……我們已到了決定基本問題的時候了：我們究竟費盡心血的在爭取什麼呢？」司令官開始說，眼睛一動不動地注視着礦工們底沉鬱的面孔。「我們究竟爲什麼離開了家庭，離開了家鄉的呢？這是因爲要把我們像羊羣樣地趕到外國地方來……」

「外國地方，」依凡·哥拉低聲地重覆着說，舉起了他的頭而且還笑着。「給我們自己的資本家的鞭子，給德國人的槍桿趕到了工人和農人們的外國地方來的。」

「同志，」司令官大聲叫道，要把依凡·哥拉喫下去似地週身一望，「不要阻止人家講話，除去布爾塞維克的殘渣。同志，你不是在莫斯科！他喊着，揮動着他的手臂，

「我們要聯合起來保衛我們的祖國，保衛我們的自由……」

「爲了 Kulaks 的土地，爲了社會革命黨的自由，」依凡輕蔑地說。

「同志們，」司令官繼續說，他的面孔頓時赤紅，直到骨肉畢露爲止。「在我們反德侵略的鬥爭中間，莫斯科的共產黨已經出賣了我們！他們從莫斯科把命令經過頓貝士而轉給了德國人，而我們却當作了布爾塞克的奴隸，遠離了我們自己的家鄉。他們把我們送到這里來送死了……他希望我們在這里作戰，而共產黨徒呢，他們把一切車輛移到察里欽去了……」

「夠了。不要撒謊吧。」依凡·哥拉用最高的聲音叫了出來。「我是一個彼得斯堡的冶金工人。我的證書就在這裏。請大家看看吧，這是我的手。」他伸着手給礦工們看。「請大家看看吧。但是你們曉得他是那一種人麼？」

「不！我們不曉得他，」從羣衆的隊伍里大家聽到了伏洛特加和費特加的嗓子，然後又聽見愛米蘭·左克說：

「讓他自己給我們說明白呢。但是我可以告訴你們，彼得洛夫司令是一個社會革命黨，全世界的人們都知道，社會革命黨已經爲了一些臘腸，爲了土耳其美麗的長袍而把烏克蘭賣給德國了。誰選他做司令的呢？他是斯基也夫，由哥薩克中央會議派來的。他是一個僱用的煽動者。」

依凡向司令瞥了一眼——正合時。彼得洛夫已經拔出了他的聯珠槍，對準了依凡的頭部放了。依凡·哥拉向下一偏，子彈毫無傷害地從他頭上飛了過去。他把彼得洛夫握着槍的手兒捉住，握牢，恨命地對準彼得洛夫的眼睛中間打了一下。司令張口



一叫，踏倒了地上。人羣中的一個，不是伏洛特加便是費特加，搶去了他的聯珠槍。礦工們默默地凝視着躺得四肢畢挺的司令。

依凡·哥拉用袖子拭了一拭額角，說：「同志們，我已經做錯了，我已經犯了軍事的紀律而打了我的長官。請你們自己決定那一個應該槍斃吧。我還是死……一個獻身給工人運動的工人還是你們的司令……依照形式來做吧。但是他是一個社會革命黨，一個僱用的煽動者，我是準備着犧牲我的生命的。請你們自己來決定吧。在隨便什麼時候敵人都可以開始他們的進攻。我們不能讓他們出其不意地襲擊我們……」

礦工們仍舊一聲不響。於是愛米蘭·左克說：

「他已經給了我們一個不能不解決的難題，這個共產主義者……那末，我們怎麼辦呢？我們大家都信任這個人嗎？」

「信任，信任……」許許多多的礦工們回答說。其餘的點着他們的頭。

「我們可以信任他的，我們可以信任他的……那末，依凡你就接受這個委任吧。」

勃克哈雅之南的茲維里沃站的確已被德國人佔領了。在五月三日，我們祇要一到大草原的邊上，便能夠看到他們的前哨。

他們不像前三天一樣，火一開便溜之大吉。集合在遠遠的山丘上的成羣的馬兵下了馬，開始了偵察工作。從他們背後的塵霧里，他們清楚地看到了一羣騎兵，帶着二倍快的速度在他們後面推進。

一架大得如堡壘一樣的 Битва 從風車那里飛了起來。它帶着引擎的怒吼，瘋狂的神態，難聞的氣味，在戰壕的附近翱翔。在這架飛機里坐着的是格力亞·羅狄涅夫和亞頓，後者差不多晒得像墨一樣黑了。

亞頓投出他那結實的手，噉起他那激動着的嘴唇，對戰壕里的人們說：「到倍里亞·加力脫伐的鐵路已經恢復了秩序，第一次的車已經通過了。在今夜我們要把所有的車站都肅清。同志們，我們必須完成我們的任務。我們要把一萬五千個兒童，婦女，

和老年人護送到察里欽去。我們的總司令，以及少數的英雄們正在克曼斯加亞用刀槍和敵人肉搏。干涉主義者已經爲無產階級的槍刺阻止住了。當然我們也要在這一部份陣地上保持光榮。」

亞頓是習於對付羣衆的，他能夠集中幾千種不同的人民底幾千種不同的情緒，而成爲了一個人的一個意志。死的恐怖祇有在一切其他的情緒都已經低落，都已經瓦解了的時候才會變成有力。但是在那個時候，恥辱的感覺還要比死的恐怖難忍，在那個時候最熱灼，最強大，最活躍的階級憤怒的情緒升了起來。在這樣的時候，一個個人的恐懼，一切辛苦的事業都被這種情緒吞沒了，消散了。

Fact 沿着廣袤的陣地，從這個據點疾飛到另一個據點。亞頓告訴人們說，生力軍隨時都有到達的可能。第一有從克曼斯加亞來的洛克托許的分遣隊，第二天再有伏洛希洛夫和他的一切軍隊。弟兄們的精神提起來了。馬背上的成羣的偵察兵騎馬到了大草原里。火又開了起來。

First 在牠的尾巴後留下一叢烟霧，在車軌間左傾右側地向勃哈克雅站降下，那邊的混亂是難以描摹的。乘客們都覺得上了當，大家都切望儘速地溜之大吉。第一批被派的車輛是那些載着難民、女人和兒童的，但是因爲另一輛火車必須退回來以便讓這些火車從這個停留的地方向察里欽進發，於是便造成了這種混亂。人們在車廂的窗口里粗野地叫着；有些人還要求着自由行動，而且揮動着他們的手溜彈。

羅狄涅夫在左加的指令之下派了一個特別聯隊出去，而且把勇敢的巴根、忠實的依凡·潘洛克、伐蒂洛夫、固執的尼柯萊·沃托勃、沃洛泰以及兩個克勃沃諾斯人也指派在內。這個聯隊依照指令把火車移到了各個不同的地方。沒有解釋也沒有論爭。左加以毫不動搖的一種真正革命的決心完成了他的任務。

他並不慌張，而是袒開了他的上衣，露出了他胸口上刺着的藍色的中國龍，像鴨子樣地走着。

「好了，好了，退回去吧，朋友。」他對駛機的說，在車子的附近人羣正想逃散，他便

在那里走了過去。「好了，好好請把門兒關起來，請平靜下來好……你們都能像我所希望的聽見我的話嗎？我的好朋友？我祇說一遍……我現在發一些子彈給你們。請你們把機關槍都拿出來！」

巴根抱着機關槍，拖起機關槍。依凡·潘洛克伐蒂洛夫朴在槍的板機上，兩位克里沃斯人把子彈帶交給了他。左加整靜地把香烟從嘴里拿了出來：

「到下一節火車上去集合。」

貨色列車的門兒關了攏來。頭像閃電似地在窗上消失了。駛機的拉了一下汽笛，以震得聾耳鼓的走氣聲安慰着他的情緒之後，又使火車突然一跳，連車廂也猛烈地震動了起來。

「主要的便是保持整靜，」左加說，「革命需要極大的自制……現在把小孩子送上火車去吧。」

話雖如此，但是在五月三日的那天，他們祇成功把中間的三輛移到了倍里亞·

加力脫伐。來福槍和機關槍的火燄整夜在山丘上繼續不斷地放着。潮氣從濕地生升了起來，星變成了模糊的。黑暗而且不幸。電燈在車站上，在火車里是不准點的，即使點一根火柴也要遭到槍打。在火車里能夠看見幽闇的燈籠光在蠕動，在搖撼，在震盪。在車廂里人都不睡，而且不敢離開火車，人們不斷地可以聽見緩衝機的爆炸聲，來福槍的尖厲的炸聲，沉重地脚步聲穿過了黑夜。這些不斷地擴大着的嘈雜，使睡不着的乘客們感到，在山丘那邊的戰爭離得更近了。

一輛在三間漆黑的客車里裝滿了突擊隊底火車出了毛病。這些曾經在開頭時被移到了鐵道邊，曾經高聲反抗的無政府主義者，現在接到了命令——用青蓮鉛筆寫在一張新聞紙上，而由羅狄涅夫和亞頓簽了字的——立刻得整裝開赴前線。

「突擊」聯隊在火車旁邊開了一個會。他們中間有二種意見。年青些兒的，在最初是贊成實施這個指令的，不管去的祇有一半。然而，久經沙場的老將，因為在以前曾經遇到過更困難的情形，所以不管這樣做也是打出他們到察里欽去的出路，他們還

是無條件的要求着，每一個人都應該留在火車里，他們應該開赴察里欽去。一個有着大眼睛，生着肺病似的學生——一個堅決的理想家，帶着尖而細的嗓子叫了出來。

「同志們，雖然現在已到了拿金的烟盒來欺騙你們的時候了，但是我們不是土匪，我們是無政府主義者。」

槍柄立刻在假裝悲哀者的頭上打了下來，他便在輪子下面跌倒。但是雖然如此，聯隊還是動搖不停，直等到雅谷夫·洛埃老人找到了一個辦法之後才算靜止。這位老人站在月台的階沿上，整一整他扁鼻子上的眼鏡，舉起了他滿是皺紋的手中的紙片兒，他把他的意見提了出來。

「依照，」他開始帶着唱歌般的嗓子讀着，於是他又開始笑了起來。

「哈——哈——哈，」老於世故的年長者蹬蹬他們的腳兒，一道大聲地笑着說。
「念下去，雅谷夫。」

「依照第×號指令看來，突擊聯隊應該把這種樣子的通牒退還給他們的，因為

「不管這個指令從那里來的，這指令是違反每個無政府主義的組織都有權利自由發表意見底原理的。」

「吆喝似的拍掌聲起來了，帽子丟到了空中。」說得好呀……老朋友……你想得真週到；要是我們不是無政府主義者，我們要舉你做我們的大將。」

由這個提議之後，突擊聯隊向察里欽挺進了。因為要對付左加的機關槍，差不多有十二支槍在漆黑的窗里出現了。在這種情形之下，左加對巴根，依凡，潘洛克，伐蒂洛夫以及二位克勃沃諾塞斯說：

「挺進！」然後他又轉身對無政府主義者說。我們什麼東西使你們無理的呢？這祇是你們流氓的行爲。還是反動呢？如果是反動，你們應該在第五軍的軍事法庭上去控訴……我們有足夠的機關槍處置你們這批豬獠。」他解開他的上衣，用指甲撕開他的馬夾，使藍色的龍兒露了出來。

「好吧……」（其餘的話祇有水手們才會明白。）對準我的胸口放吧！這是你

們生存的最後一個鐘頭了。」

無政府主義者踟躇起來了。左加之維持他的聲譽是重要的。但雖然如此，那天晚上他還是讓裝着這些豬羈的火車通過去了。

雖然在濕地上面的是迷霧，但黎明的光耀像紅色的帶子。山丘上的火舌一點近似一點，戰場上的吶喊也變得更加逼人。飛機們尖厲的吼叫也傳了過來。人民開始向車外伸了出去。婦女們在貨色車的下面抱着她的兒女。在霧幡迷漫的早晨，飛機像大而凶的昆蟲般隱現着。從它們翼下跌下來的一個個黑球好像敲着一個鐵的大鼓。車站上的建築開始冒了烟兒。

火車在逃奔的難民間調動着。白天的光亮很快就出來了。迷霧也被風兒吹散了。在山丘上的荒涼底茅舍，在他們週圍的風車底剪影變得明顯了。霧簾吹過了長空。車站的轟炸開始了：棕色的烟柱升了起來。地震動着。像軍火車着了火似地起了震耳欲

蟹的爆炸。

成千數的難民從他們的火車上逃到了濕地里。

在車站的月台上發現了一個騎士，拉緊着他那熱氣直冒的栗色馬，向後一看，用睜大了的眼睛注視着景物，他不戴帽子，面孔因灰塵而成了灰色。亞頓看也不向他看地在他身邊擦過，他奔向火車頭，而且爬了上去……一羣人，用脚底抵着枕木，正在推着一輛貨車……左加穩實地慢步跑過鐵道，在他的後面，高大的巴根背着重頓頓的機關槍搖搖擺擺地走着。火車和乘客滾進了烟霧。骯髒的制服，蓋滿了長及眼睛的硬毛底面頰，一切都表示着萎靡不振的站長，搖幌幌地出現了，擺動着他的頭，好像受了這一種惡味桎梏了似的一樣。他要想從運貨車上爬到月台上去，他精疲力竭般地坐在火車邊上，握着他古代帽的破帽頂，來回地揮動着說：「哦，我的天吓，我的天哪！」

在車站上的窗口里是「克里姆·克里姆」的叫聲。柯力亞·羅狄涅夫跳上月台，向馬背上的人那里跑去，然後他的前額貼近了他的膝上：

「我在陣地上到處想法打電話找尋着你。我還派了幾個騎兵去找你了呢。」

「我們已放棄了克曼斯加亞，伏洛希洛夫說，「所有的軍隊都已從火線上調了回來。你有什麼興奮的消息嗎？」

「那邊還有十六輛火車。在今天晚上我們可以完工。」——在鐵路上又是一陣炸聲——「我不懂爲什麼德國人這樣的不知恥。真是騷擾，他們明明知道他們在向文明人進攻呀……」——又是轟的一聲——「難民呵！他們都嚇得逃跑了。我告訴你，克里姆，他們中間逃到濕地里去的，至少有一千個呢。」

「你一個也不要使他們留在後面。把他們都裝進火車里去……」

「我們缺少機關槍；我得用機關槍把他們從濕地里嚇走。」

「那我給你兩枝好了。」

「謝謝，那好極了。」

羅狄涅夫的額上立刻起了皺紋，他靜聽着，然後他又跑了開去，伸進車站上的窗

子，檢起了電話。

伏洛希洛夫掉轉馬頭，跑過了籬笆，踏進車站，在井傍邊的天井里他拉住了韁繩。他下了馬，伸伸他的腿兒。他的馬兒用它的頭碰他的背心。伏洛希洛夫把水桶拎了起來，繩子發出了吱吱的聲音，他用他的膝蓋填着水桶，讓馬喝水。馬喝着，喝到桶底的時候，它就推開了水桶。伏洛希洛夫自己喝了剩下來，用他的手背抹了一下嘴巴。於是他跳上了馬鞍，騎着餵過食料的馬兒，輕快地向高地上的風車奔去。

彼得洛夫在警衛之下到了車站的特務室里。他的參謀部的助手，紅頭髮和長頭髮的，都不見了。分遣隊通過了一個議決案：在新的司令沒到之前，他們公推哥拉爲總司令，並且堅決不離職守。

「好的，同志們，」對於這個決定——這是在前面講過的臨時會議里決定的——依凡這樣回答，可惜你們知道我並不是一個受過訓練的兵士。但是一個共產黨

員是應該能夠指揮的，在這個戰爭中我暫且來指揮你們吧。」

依凡·哥拉整一整他那油污的襯衣，拉緊了他那細身上的腰帶，手指在他油垢的髮間抓了一抓，把頭髮抹向了後邊，又把牠輕輕抹光，一面他又斜歪着眼向亞格勃披娜瞥了一下。她仍舊站在原來的老地位，站在礦工中間，雙手握住了他來福槍的槍尖。她動也不動，因為要壓制對於依凡的渴望而面孔慘白，她目不轉睛地向他望着。

「這是我第一個命令。在戰爭的情形下面，我是你們的頭兒，你們是我的手臂。所以死也必須服從。」——有些人怨了起來，但是依凡呢，因為要免除更深的麻煩，所以把嗓子提高了。「同志們，現在散會。一切的反對必須到戰爭過後再說。我的命令是：第一，佔據一切的戰壕，不要躺在一起；第二，不要慌張，不要浪費軍火，一切都不要怕；第三，要牢牢地記住進攻者是我們最大的敵人，是全世界無產階級的敵人，子彈和刺刀是對付無產階級敵人唯一的方法。在這裡，我們沒有踟躇和懦怯的餘地。」

在這些日子里，依凡·哥拉略微懂得了戰爭的規律。在他發了命令之後，他便配

置哨兵。他更把他的演辭，他的決定分給礦工們看。於是泥土飛出了戰壕；有些人用鐵鏟掘着，有些人用他們的槍刺鬆着泥土，再把一把把的污泥丟了出去。依凡配置好了秘密的守衛之後，也走回來，親自在離火線之後三十碼左右的小山上掘了一個小小的司令壕。他命令亞格勃披娜侍立在他的旁邊，做他的隨從。

「現在我們已經受到了損失了，蓋伯」依凡低聲地說。「我做的是什麼事呢？這好像從一個尖峭的山丘上跑下來一樣。我做了一個冒險家。」

亞格勃披娜不明白冒險家這個字有什麼意思，她祇是肯定地點了點頭。

「當然，爲了這件事，我是要被提到特務室去的。我說些什麼好呢？我祇能說『是的，同志們，我違反了規則，但是我是依照我的革命的自覺而做出來的。』」

「天氣熱，」亞格勃披娜說。「人們既乾，又沒有水。」

「你真不錯。你校正了司令的第一個錯誤。」

依凡·哥拉坐在小山上的，剛由掘出來的新爛泥堆成的泥堆上，好像在對自己

說着，又好像在對自己笑着，但是他那攔在膝蓋上的大手，却顫抖了。

「蓋伯，拿掉你的來福槍，跑到村莊里去。想到什麼地方去討一個水桶，或者一輛水車，一匹馬，或者一頭牛兒，去弄一點兒水來。這里，你拿着我的連珠槍去吧。」

亞格勃披娜放下來福槍，拿起手槍，迅速地向風車那個方向跑過去了，她那寬大的哥薩克的袴子在微風中蓬了開來。依凡·哥拉完全莫名其妙，作爲一個司令還應該做些什麼事兒。要是敵人在困疲他們，到夜了才來進攻，他又怎麼辦呢？那個卑鄙的壞蛋彼洛夫也許有意不備廚房，或者不備食糧的。吃不飽，人們當然失掉了精神。因爲要使他的手兒不抖，依凡用手指在他的膝蓋上打着拍子。正在這個時候，在小山上發現了德國的偵探兵。依凡覺得好像一塊重大的東西從他的胸膛上跌掉了一樣。他跳起身來，手在他的眼睛上一蓋，他遠遠地望着大草原的那一邊，在草原上熱的空氣在震顫。他向戰壕那邊跑了過去。

「同志們！敵人在眼前了。讓他們跑到五百碼的地方來吧。靜靜地在你們裝滿子

彈的旁邊躺下吧。

就在那個時候，戴着亞頓和羅狄涅夫的 *helm* 在上面盤旋着。

不久之後，洛克托許的分遣隊從北面到了這裏附近，他們是開到勃克哈雅去的。在後面。一路上跟着裝有重傷者的許多卡車。這個分遣隊，在堅決的高達夫斯基統領的軍團援救之下，剛在前夜離開了克曼斯加亞。這些兵士毫無間歇地一直走着，他們形容枯瘦而又鬍鬚毛毛。他們自己的血漬和別人的血塊刻滿了他們的面孔。許多人赤着足，還有人赤露着上身，因為他們把襯衫撕下來當了繃帶了。他們一邊舐着他們的嘴唇，一邊他們又向掛在平原上的熱氣底霧幡走去，那平原看起來猶如地平線上的一條冷靜的河流。

他們都等待着最後的交鋒，至後便在六天前他們留在鐵道後面的火車里休息着。洛克托許司令在旗手的身邊前進着。雖然通過了熱而污濁的空氣，他開始看到了

紅色的沙漠里底幻景，他對旗手說：

「加緊你的脚步吧，」然後他轉身向着搖搖擺擺走着的隊伍，用低而沙啞的男高音，唱着愉快的烏克蘭的歌曲，以便使他們的腿兒可以依照他們自己的快慢移動。

從勃克哈雅傳過來的槍炮底吼叫愈來愈清晰了，不久便能看見烟如雲一般地升了起來。這種軍火底怒吼與這批搖擺向前，準備用他們自己的刺刀打出出路來的精疲力絕底少數人們，各方面都是不相稱的。但是人民現在已得到了第二次透氣底機會；等到他們在大草原的遠處清楚地看見了包圍在勃克哈雅白堊山上火焰中底磨石底時候，他們鼓舞着自己，並且勉勵着自己。

洛克托許留下幾個人保守着車輛。他帶着其他的人沿鐵路走到車站。在鐵路上，有還未到達車站底空車。在車站上有些建築物在焚燒，烟在爆炸底噴射中奔放。從右邊的小山上迎面來了一陣旋轉着的灰塵結成的雲霧。洛克托許開始向他的弟兄們搖着手：「且慢，不要放！」五十多個騎兵在他們旁邊疾馳而過，在後面留下了一團塵

埃，以及汗流滿身底馬兒的氣味。「豬獠」人們在他們背後高聲叫着。不用說事情不對了——前線的兵士都在竄逃了。

在德國人的屠殺之下，失掉了聯絡的紅軍部隊追到了廣袤的高地里。伏洛希洛夫的出現恢復了一些秩序。人們都認得清他那栗色的馬兒，他一邊趕上小山，一邊察看看着不幸的程度。他追着某些在機關槍前僵僵着奔跑的人們。

「拿出大丈夫的氣概來！守住我們的陣地！」

於是他一馬當先，拉緊繮繩，旋轉身去，手放在馬兒的屁股上，大聲地叫道：

「好！前進呵！」

他騎在氣喘的栗色馬上，策馬先導，馬蹄踢起了草地。於是他從馬鞍上滑下，滑進了礦工的戰壕。

「好吧，伙伴！肚子有些痛，什麼？現在，前進呵！」

像熊一樣地滯笨，礦工們爬了起來，跟在他們小總司令的背後，直等他氣喘而彎

下身子。

「死守在這里吧！誰是司令！」

依凡·哥拉跑到他的面前。子彈呼呼地掠過他們的耳朵。伏洛希洛夫大聲對依凡說：「臥下！」依凡·哥拉跪下來，注視着他的臉孔。

「是的。彼得洛夫司令呢？」

「把他趕跑了。」

「好極。你的軍隊守着兩翼。整個陣線都靠着你，你明白嗎？」（在依凡·哥拉那充滿着火焰的眼睛里閃耀着一種恐怖。）「你必須堅持到最後一人為止。」

「你可以替我解決一個問題嗎，總司令同志？」

「可以，什麼問題？」

「關於剝屍體的。」

「什麼？」

「德國屍體。」

「怎麼？」

「這該算是一種搶劫嗎？或者我們能夠默許嗎？你瞧，我的部下是半身赤露，還赤着足呢……」

「你怎麼啦，給炮彈嚇呆了嗎？」

「是的，總司令同志，我是有炮彈震盪症的。兵士一天沒有東西吃了，他們有一點兒不穩了——他們唯一在想着的便是：我必須在干涉主義者身上弄到一雙靴子，一條袴子，一件短衣。」

他說着，或者還甚至可以說，對準了總司令的面孔吠着，他的大鼻子和嘴巴因痛苦而極掣着。伏洛希洛夫明白，如果他在那時一笑——而且他那時正感到了強烈的幽默——這個傢伙會至死地反對。

「你還能清楚地思想嗎？」

「總司令同志，我能夠的。」

於是伏洛希洛夫指着他們前面的幾個小山。這些小山無論如何必須加以佔領，必須守到夜來之後。

一個好像很年青的孩子——黑的眼睛，瘦削的面孔，以及兇殘的，目光炯炯的表情，把他的馬牽到了他的前面。

「他被打得失去了知覺，但當然他是不願把那件事告訴你的。」小孩帶着女高音說——子彈呼的經過馬的耳朵，使馬搖了一下頭。——「他的嘴巴已完全打壞了」

「真的嗎？」伏洛希洛夫不耐煩地拉緊了繩子。

「請你一定派一些人下來幫幫忙吧！」

伏洛希洛夫點點頭，跳進他的馬鞍，向燃燒着的風車那個方向疾馳而去。

那一天有了一個可怕的結束。德國的騎兵和步兵好像在四面逼攏來一般。他們的大炮在地平線上怒吼。飛機在低低地飛。整個的大草原洋溢着爆炸聲，好像地面本身是在震動，把一柱柱的泥土拔了出來。古銅色的太陽帶着烟和灰塵的面紗。

在車站上，火車在燃燒，軍火列車在炸裂。鐵路已飛舞着煙霧騰騰的碎片，屍體四攤八直地躺在四面，受傷的拖着自己的身子，請求着誰也不能給與的幫助。損壞了的火車頭傍邊噴着水氣，其他的車頭倒在地上燻着，這不斷擴大着的炮火掠去了以前還未妨礙到的一切東西。

在這種不可思議的情形下面，火車還是繼續開出，裝着從車站上和濕地里集合的人民。伏洛希洛夫，亞頓，柯力亞·羅狄涅夫，左加與他的部隊，用以壓住人民的驚慌的不是別的，正是他們自己的勇氣和決心，以及他們能做着這世界上還能夠做的事兒，雖然在這些日子里，他們已因元氣的喪失，因疲憊而昏迷無神，他們早已超過了可以容忍的地步了；那就是說，他們引導人民，刺激人民登上最後的列車，並且把它移到。

了察里欽去。如果有不能移動的東西——損壞了的車輛和火車頭——使用手榴彈加以攻擊和破壞。

高地里，風車仍在慢慢地燃燒，潰退的騎兵正在蜂擁地各自地奔向勃克哈雅。炮車退回來時沒有了炮，他們一邊慌亂地退走，一邊向空中放着空槍。他們碰到了亞頓，他騎在馬上，渾身煤渣，汗流滿臉，看起來非常恐怖，穿着襤褸的兵衣，想把他們喝阻回去。他在馬背上恐嚇着，粗厲地大叫着，他的充血的眼睛甚至比機關槍還要可怕。人們停止了，亞頓終算把他們喝了回去；但現在整個的陣線都在潰退，把那些回去作戰的又趕了回來。

洛克托許的分遣隊到場之後，也打算做一些事情。他們祇想做一件事——怎麼叫潰退的部隊負起責任來阻止到達勃克哈雅去的敵人。

他們希望高達夫斯基帶着後衛軍趕到，他們已派了一輛火車去接他了。在車站上祇有燃燒着的貨色車和客車留着。運貨車的頂蓋在慢慢地燃燒。那些已經離開了

火線的部隊，排成步兵和騎兵的樣式，沿着鐵路向察里欽進發。

不管是敗也好，逃也好，決定了的任務終又完成了。差不多所有的六十輛火車——幾輛炸毀了的，壞了的客車不算——都已在死里打出了到培里亞·加力脫伐的出路。

「蓋伯，你還有軍火剩嗎？」

「有的，……不，我沒有了。」

「你要它幹什麼的呢？瞧，他們在來了……」

伏洛特加這樣說，他是一個單純而忠實，兼堅決的人。他爬到司令壕里去拿彈藥。最後的兩盒空空的躺在地上。在它們旁邊，合朴躺着的是依凡·哥拉。

亞格勃被娜用一隻手把自己支撐了起來，向她四面望望。草原漆黑而又淒冷。在落日的暗光中，人們可以看到烟在慢慢地升起。在她後面，勃克·哈雅的火光反映在天空里。紅色的蓋伯的頭影掩過了一叢叢的苦艾。

在漆黑的地平線上大炮噴出了盲目的火焰，落日，火舌都好像跳到了天上一樣。在那個時候亞格勃被娜才清晰地看到人的影子。他們向她這個方向移動着，向礦工分遣隊駐紮着的小山移動着。

「司令已經被殺了，蓋伯。」

「沒有，」她直截了當地回答。

「你說什麼……沒有……他已斷了氣了。」

伏洛特加在依凡的身旁搜尋着，他在他的袋里，他的糧食袋里找到了一段段的彈藥帶。

「蓋伯……我們中間剩下的已不過七八個人了……沒有彈藥我們怎麼辦呢。我們祇能走了。」

「那末走吧。」

伏洛特加蹲下去坐在赤着的足上，迫切地呼吸着，把一段彈藥裝了進去。整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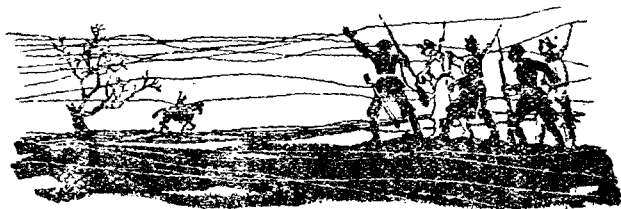
平原又從黑暗中燒了起來，漆黑的僵僵着的人物成了天空中的剪影。伏洛特加把彈藥帶里的彈藥放了出去，每放一槍，他渾身向後一震。

「來吓，蓋伯」他說。

他用力拖着她，但她還是不顧。伏洛特加僵倒了身子，在子彈的呼呼中跑到了黑暗中。亞格勃披娜仍舊在非凡的旁邊。

他畢挺地，動也不動地躺着，好像他被埋入了地裏一樣。他死了呢還是他剛剛打傷了而失去了知覺的呢？亞格勃披娜不知道，她也沒想到。不管他死與不死，她都不能離開他。現在祇有他們倆個在小山上。其他的都爬過了山，潰退了，他們也許同樣的能夠用空手做他們能做的事情。

亞格勃披娜坐下來，翹起了她的膝蓋，把她笨重的來福槍攔在膝蓋上面來安放她的手兒。她以低垂的頭仰視着大草原。她的槍里尚有五捲帶子，現在該怎麼呢？她不能把握住她的思想。



思想完全不存在了，有的祇是一種可怕的消沉。她向伏洛特加所指的大草原里望着。地上所有的一切洞穴和草地立刻又燃着了誇耀的影子。亞格勃披娜嚇得顫慄了，氣也透不過來。強大的黑色人物在二三十碼的地方蠕動……她放了一槍；於是便起了一陣粗野底叫聲，火光……炸聲……足聲。人們向她奔過來了，其他的人則在她的後面追來——向那些黑色的人物奔去。手榴彈炸裂了……有幾個人一面大聲地用俄語怨罵着，從後面顛顛倒地走過來倒在她的身上。亞格勃披娜也跌倒了，手，胸口，面孔壓在依凡的上面。

保衛她的是娜洛希洛夫派來的洛克托許分遣

隊里的兵士，他們要以最後的努力把勃克哈雅的敵人擊退。德國人或者下馬來的哥薩克——在黑暗中老天才能發覺他們——已經靜悄悄地回去了，直等到第二天天亮後才再發動他們的進攻。

六個疲倦的人，沿着大路，在鐵路旁邊前進着。

他們中間有五個拖着一尊速射機關炮，輪子發着吱吱的響聲。第二個是亞力山大·雅谷夫賴維支·潘柯曼柯，他落在最後，背着軍火帶子。

這六個是第五軍的最後的後衛軍。潘柯曼柯在他的裝甲火車里掩護着撤退，但到那天晚上這撤退已破裂而成了無秩序的潰逃。在白天，他終是用高射炮打着飛機，用機關槍消滅着進攻的哥薩克騎兵，用重炮沿鐵路線打通了阿克曼斯加亞的出路，在那里他受到了德國的裝甲車底回擊。

天黑後他們到達了勃克哈雅底附近。在這個地方一切東西都在火中，一切鐵路

線都被破壞了，一切的火車，一切的部隊早已在去培里亞·加力脫伐鐵路的前頭了。潘柯曼柯同五個人仍舊坐在裝甲車里——一個高射炮手，三個炮手，一個機關槍手以及一個駕駛——拿出了機關槍，褪去了其他大炮底外衣，把汽鍋里的蒸氣燒到了爆炸點，命裝甲火車開回克曼斯加亞去與德國的火車交鋒。他們自己步行出發，一面走，一面收集着有用的軍火。

經過了勃克哈雅之後，他們轉向察里欽去。他們把勃克哈雅留在他們的後面燃燒，更用一把烈焰點着了荒蕪的村莊。他們看見在鐵路旁邊坐着一個人。他們便停下來休息了。潘柯曼柯把笨重的軍火放下了肩頭，問道：

「你在這里幹嗎？」

「我的腳上割破了一大塊。」這個人經過了一會兒的靜默之後回答。

「你從前線來的嗎？」

「是的……」

「那邊情形怎樣？」

「每一個人都離開了……」

「你有看見總司令嗎？」

這個人又沉默了一會兒，然後他確信地說：

「他的馬被偷去了……」

「他的馬嗎？但是他自己在什麼地方呢？」

「天才知道。他一定迷路了。有人正騎着馬出去找他了呢。」

潘柯曼柯旋轉身來，向勃克哈雅那個方向凝視了好久，在那里，在烏雲的籠罩之下，烟和火在跳舞，陣雨般的火花從崩壞着的屋頂上升着起來。他舉起了他的軍火帶子，又把它們繞在他的身上。他們慢慢地向前走着。潘柯曼柯愛伏洛希洛夫猶如愛他的弟兄一般。他們來自一個鄉村——倫干斯克。他們在青年的時候都會有過一個艱難的時期。他們曾經一同做着不合法的布爾塞維克底工作。

當然他的朋友決沒有死呵！

他的馬被偷掉是一個壞消息。設法去找他是非常對的。總司令不是一枚針。但是潘柯曼柯是垂頭喪氣了；他怕伏洛希洛夫已經碰到了迷路的子彈，他的無主的馬，怕也已經疾駛地跑掉了。

亞力山大·雅谷夫賴維支偃着背兒走着，他覺得——真糟——他的鬚髮有一些濕潤。

他那時非常的專心，所以他落後了，有時他的同伴叫他，他好久之後才聽見。他們指着天空中升着火舌底方向；在那里，在路的旁邊，在他的前面，奔馳着一個長而紅色的人影，一個人騎在一隻形相疲憊的馬背上在慢慢地前進。

「亞力山大·雅谷夫賴維支，你瞧，那不是偷克里姆·愛菲賴莫維支的馬底人嗎？這真像他的馬呢。」

「把來福槍給我，」潘柯曼柯粗聲地說，迅速地將軍火帶子褪下了他的肩頭。」

「嗨！你這個騎兵！」他用盡力氣地叫着，一面向騎馬的人走了過去。「請你到這裏來，聽見沒有，混蛋，不來我就打死你。」

他跑向他那里，「咕咕」地扳弄着他來福槍底鐵栓。這真是總司令底馬兒，他認出了他每一個記號。騎馬的好像沒有聽到叫着他的聲音一樣，他那赤露的頭垂下了，馬勒有氣沒力地掛在他有氣沒力的手里，他坐着。潘柯曼柯除了他本心的憤怒之外，更跑到了馬首那里。騎馬的抬頭看了一眼……

「克里姆！潘柯曼柯驚叫了起來。「克里姆，我們以爲……」

認清了是亞力山大·雅谷夫賴維支，總司令好像高興了起來。他在馬鞍上轉過身來，向燃燒着的市鎮凝視了好久。

「你看見嗎？」他問着，他的面孔又上了雲。「你知道我們怎麼失敗的嗎？他們都逃了！」

他的鼻子深深地透了一口氣。他的手臂，丟掉了馬勒之後，不曉得要做什麼似的

舉了起來，他分開他的手指，抓住了他的後頭頸，拉拉他的頭。

「我不能不爲這次的失敗而難過，我永遠爲這次失敗而難過。」

「不要，克里姆……」

潘柯曼柯差些兒撞着了栗色馬的肩頭。馬兒嚇到了旁邊，蹄子更堅實地陷進了地里。

「我明白……失敗，當然，這是……」

「失敗，」伏洛希洛夫用力地重複着說。

「並且慢……讓我們來考慮一下吧。整個的計劃是沒有做錯……同時我們所要最後爭取的也已經爭取到了……軍隊沒有盡了他們的任務……」伏洛希洛夫磨磨他的牙齒。「且慢，我來告訴你吧……他們是年青人……不堅定的……這是應該加以打擊的一件事……同時難道我們沒有給德國的軍官以一個打擊嗎？……但是另一件應該打擊的事是潰逃。那需要自己克制自己才行。不過我們將在察里欽組

織一支軍隊，我們要發展一種優秀的紀律——必須是自己克制自己——好吧，他們在後方留下了一二門大炮，幾挺機關槍，但是無論如何說，我們的損失是很小的。在沙里的戰爭中，整個的軍團都趕了出去。但雖然如此，我們到底把軍隊移出了火線……無論如何，這不是德國人的勝利，這是我們的勝利。那就是說，要是我們能平心靜氣地，不是咬牙切齒地來對付事情。」

忽然伏洛希洛夫恬靜地笑了，好像一個重量從他的心上移去了一般。

「你是一個古雅得驚人的人物，撒沙……」

於是他從馬背上跳下，把馬交給站在路旁的那五個人，幫助他們拖機關炮了。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八月二十五日印刷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八月三十一日出版

●定價每冊四角●

保衛察里欽

版權
所有

著作者 小托爾斯泰

翻譯者 王 楚 良

出版者 珠林書店

發行者 楊 克 齋

總發行所

珠 林 書 店

上海牯嶺路人安里十六號

9



\$0.40